

# 数字时代,企业组织形式如何升级

□夏学杰

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故事:一家人在海滩上玩,母亲听见不远处传来小孩的呼救声,一看呼救的是自家的两个孩子。情急之下,母亲跳入海浪中,然而,在巨大的激流中,这位母亲也命悬一线。随后,孩子们的奶奶、一位堂兄、另一位堂兄陆续跳入海浪中……没过多久,在海浪中垂死挣扎的人数增至9人。一位陌生人发现了这边的危急情况,他急中生智,紧紧抓住旁边另外两位陌生人的手,向着海浪里的呼救者发起新一轮的救援行动。这一举动得到了周围人的迅速响应,逐渐形成了由80人组成的“链条”。这张由肉身组建的援救网延伸至大海深处长达300英尺。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,9名呼救者被安全救起。

《组织革新》以这样一个故事开篇。本书表示,避免这场人间惨剧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个单一个体的英勇无畏,而在于每位个体所形成的庞大组织的群策群力。《组织革新》由杨安国和戴维·尤里奇合著,杨安国现任腾讯集团高级管理顾问和青腾大学教务长,戴维·尤里奇系密歇根大学教授,全球人力资源管理大师。

传统的主流组织设计模式有

三种:科层架构、系统思维和组织能力。这三种传统组织模式的共同侧重点包括:比起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的关注,更强调内部角色分工和运转;与采取敏捷灵活的举措相比,更加偏重采用稳定和可预测的解决方案。近年来,许多企业经历了如同史诗一般的惨败——百事达、柯达、诺基亚、西尔斯等等。本书指出,对这些惨败进行追根溯源,我们所发现的症结总是惊人相似:领导者们未能使企业对市场需求或机遇做出快速反应。

史蒂夫曾说:“你知道苹果有多少个委员会吗?零。我们的组织架构就像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一样,但我们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创业公司。”史蒂夫订下规则:Mac团队不得超过100人。如果要往里添人,就必须有人退出。因为史蒂夫最多只能记住100个名字,他只希望跟他了解的人工作。

显然,日新月异的时代,传统的层级组织已经跟不上新形势,各种新型组织形式正在涌现。比如,为了减轻企业员工内部流动阻力,有些企业试行格子型组织模式,鼓励人员横向流动并打通相应通道。有些企业以网络型组织的形式革新自己,深化内部交流与沟通。

那些发展迅猛的领先企业,为了适应当下的竞争新形势,正进行

自我革新——挣脱过往束缚,迅速回应市场机遇;优化组织模式,构建战略灵活性和生态组织力;赋予各层级领导者做出与赢得市场息息相关的责权和能力。两位作者结合最新研究和实践,为企业领导者提供了革新企业的蓝图,提出了构建市场化生态组织的论断。

“市场化”是指这个新兴组织的最核心导向是鼓励大家聚焦外部市场:不仅是提升现有市场的份额,更多是创造全新市场的契机。“生态组织”指的是将资源与人员进行最高效安排,并以此赢得市场的组织形式。生态组织通过各独立组织单元的互联互通和共享,提升顾客导向、创造力及敏捷灵活性。本书认为,单一强调效率、匹配或者内部组织能力,企业并不能实现预期目标。企业之所以获得成功,是因为它植入了由内部团队和外部合作伙伴组成的更广阔的信息、资源和能力网络,能够对瞬息万变的情况作出更加迅速的反应。

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,而人的作用的发挥,离不开组织管理。企业的组织管理不好,不仅会造成运转效率低下,而且还会抑制人的才情。本书展示了一个现代企业组织革新的全新视角,并提出改进的具体路线图,这种思考与探索,无疑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。

# 《珠玉词》中看燕子

□成健

北宋词人中,晏殊是很令人尊崇和羡慕的一个。晏殊14岁就因才华过人而被朝廷赐为进士,宋真宗金殿御试时,他竟然请求改换试题,只因所出的题目曾经做过,不愿讨巧。晏殊学识渊博,处事干练,真宗每遇疑难,常写于小纸片上向他垂询,他均将答卷密封呈,多获采纳,被倚为股肱。晏殊屡历显要,虽也曾几度被贬,却总能柳暗花明又逢春。依其身份地位、胸襟抱负,在词作中似应给人意气昂扬之感,然而晏殊偏偏就是一个婉约派,比较低调。他的《珠玉词》珠圆玉润,正如《宋史》评价的那样:“闲雅有情思。”

晏殊词中有一个可亲可近的形象,频繁出现,那就是“燕子”。

燕子是春天的使者,它们或栖身豪门深院,或出入百姓人家,却并无贵贱之分。“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”,晏殊欣然看到,春光烂漫,莺歌燕舞,邻家女孩们在采桑的路上相逢了,一路上快乐的嬉戏、亲密的笑语、自由的心情。“帘幕风轻双语燕”,晏殊笔下的燕子多是成双成对的,相伴而来,相伴而去,不离不弃,守信重情。“无情一去云中雁,有意归来梁上燕。”燕子归来栖息之处,朱帘雕梁,正是故园。望断燕子归路,自身犹滞他乡,难怪那丝丝缕缕的乡情,在词人心中重重萦绕,无法割断。

燕子南飞时,秋风起了,草木凋零,满目萧然。触景生情,晏殊的离愁别绪就轻轻流露了出来。“槛菊愁烟兰泣露,罗幕轻寒,燕子双飞去。”独上高楼,想给远在异乡的人捎封信去,可是山高水远,也不知寄往何处。

晏殊词作甚丰,更以一句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千古传诵。酒、词、亭台、香径,雍容富贵的气度却掩不住独自徘徊的忧郁。和“花落去”的无可奈何相比,燕归来,飞进晏殊眼中,飞进晏殊心中,飞进晏殊词中,给他孤寂的心灵带来些许欣慰。失望与期望的纠结,是晏殊词的一大主题。人有悲欢离合,他高居庙堂,纵有悲观情绪也不能直露地宣泄,唯有借离愁别绪隐约地表达。“燕鸿过后莺归去,细算浮生千万绪。”清新婉丽的词风,掩不住晏殊的心潮难平:繁华和衰落,失去和拥有,悲伤和欣喜……一丝忧愁、一声叹息背后,他对人世沧桑的思索是那么深沉凝重。

比如说,风云不测,人生无常,仕途险恶,宦海浮沉,晏殊岂无高处不胜寒的忧惧?幸而他性情豁达,能将世事看淡,而无论被贬往何方,仍能竭尽所能为国家效力,为百姓造福。他胸中坚守着一点期望、一份向往、一片初心、一个信念:寒冬总会过去,燕子总会归来。就算一切苦难都是命中安排,人也当抗拒颓废,抗拒绝望,待机而动。

随着燕子飞过的踪影,读读晏殊,你或许能更深地体会到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、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。

# 想念

□章铜胜

初冬的天气,仍然没有明显地冷下来,天气似乎比时间走得慢了一些,我不知道该感念时间,还是天气。昨夜,刮了一夜的西北风,风里夹着零星的雨,在风雨中,天气总算开始冷了一些。冷一点也好,不然哪里还像是在过冬呢?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,进入了沉沉的梦乡。也许,我会在梦里想念起从前那些寒冷的冬天吧。

清晨醒来的时候,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一会儿窗外的鸟鸣声。湖边的这个小区,很安静,小区里的植物很多,乔木、灌木搭配得还算合理,给了鸟儿们很多生活的空间,我喜欢这样的氛围。傍晚,看到小区里飞来了许多的鸟儿,这个小区是我们的家,大概也是它们的家吧。我常在临近黄昏的时候,站在阳台上,看着鸟儿们归来时的忙碌,它们也和忙于回家的我们一样吗,也在和家人说着一天的趣事,也会互道平安,互致祝福吗?我想,也许会的。

清晨,鸟儿总是早于我醒来,它们的声音开始时很单调,先是一两种鸟的鸣声,像树叶间滴落的露水般清澈。渐渐地,鸟鸣声丰富起来,各种鸟鸣声交织、碰撞、对唱、争鸣,声音就开始嘈杂起来了,有

时甚至有些像是在吵闹一般。每天,我都是在喧闹的鸟声里起床的。听着窗外的鸟鸣声,我开始想念那个叫六甲章的小村庄了,那是我的家乡。

那个村庄在一片田野之中,村东有一条小河,离开村东稍远一点的地方,是一大片湖和圩。村庄里,鸟很多。傍晚时,门前高高的电线上常常停满了麻雀。而到了天黑以后,在村庄里你是找不到一只麻雀的。我常想,它们躲到哪里去了呢,一直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。家乡的那个村庄真好,一个小小的村庄容得下乡亲们,也能容得下傍晚归来的鸟雀们。乡亲们和鸟雀一样,一起早出晚归,辛勤觅食。出了村庄往东,常能看到白鹭、八哥之类喜欢在水边栖息的鸟。清晨,我也是在一片鸟鸣声里起床,然后匆匆洗漱,简单地吃点早饭,背着书包,就在晨雾、露水,或是满野的浓霜里往学校跑。

有一天夜里醒来,发现女儿房间里的灯还亮着,就轻轻地走过去,看见女儿一只手放在枕边,一本书也落在了枕边,她却酣酣地睡着了。我把女儿的手放进被子里,将她的被子盖好掖好,把她的书收好,放进她的书包里,然后轻轻地关了灯。回到自己的房间里,躲在床上,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我在想自己读书的时候,也

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吗?这样的夜晚,我也会和女儿一样捧着书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吗?是父亲,还是母亲,将我的书收好,将我的被角掖好,轻轻地关了灯,走出了我的房间,他们也会辗转一夜难以成眠吗?我忽然想念起自己读书的那些时光,那样无忧的时光,单纯而又快乐,从来不曾想过将来。而将来这么快就来了,来得令我措手不及。

今年,我开始喜欢坐在班车靠近窗户的位置,一个人漫无目的地、茫然地看着车窗之外。在清晨,或是傍晚,班车一如往常开得很慢。以前,我并不喜欢坐开得很快的车,现在却希望班车能开得再快一些,最好是快到我无法看清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才好。其实,班车是不是开得很慢,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,即便车开得很慢,我也时常不能看清窗外的一切了,因为我的眼里常常噙满了泪水。我知道自己是在想念一个人,想念那个曾经在半夜里为我关灯,并为我掖好被角的人,而他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会时常想念一些人和事。想念,会让人快乐,也会让人忧伤。可我还是会想念起那些人和事,我怕在哪一天,自己会渐渐淡忘那些人和事,淡忘自己生命中曾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